

三个好友“拆书看”

□ 姜雄心

“拆卸”，大家司空见惯；“拆迁”，人们耳熟能详；“拆书看”，估计就鲜为人知啦！
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上初三第一学期时，在学校图书馆里借到了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。那时文化作品极少，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半夜鸡叫》等少数电影和八大样板戏是舞台主角。因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取材于《林海雪原》，故而大家对《林海雪原》故事情节较为熟悉。

《林海雪原》全景式呈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剿匪的艰险历程，借到这本书后，我如获至宝地带回了家。晚上做完作业后，我就躲在房间里，在15支光灯泡下，捧着书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。

第二天上学时，我向两个要好同学C君、G君唾沫横飞地大肆渲染，“这部小说实在太吸引人了！”他俩听后争相提出也要看这部小说。可书只有一本，《林海雪原》又是一部长篇小说，若要全部看完，哪怕拖着作业不做，也需花费

不短的时间。在垂头丧气、无计可施之时，聪明的C君想出了一个妙计。他提出：“你已经看了小说的一部分，可以把已看过的那部分拆下来让我们看。然后你继续往下看，看完之后再拆下来，这样一部书就可以分拆成好几个篇章，满足了大家都能看书的愿望。”正急得抓耳挠腮的G君，听了这个主意之后，不禁拍手称快！我转念一想，这倒是个可行的办法。况且，这本书也仅有四成新，细看其书脊处，发现它是用线把一小叠一小叠的书页串在一起，再用胶水粘住的。如果小心地拆下来，细心地用线缝好，再涂上胶水固定，应该不会有破绽的。

放学之后，我们仨说干就干。我定下心来，先是小心翼翼地揭开封面与书脊的连接处，眼前露出了由一小叠一小叠书页串起的层次分明的书脊。见揭下来的封面一点也没有损坏，我才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。随后，我又轻手轻脚地用削铅笔的小刀，稳稳地插进书脊处，将七八叠书页之间的连接线割断，使它成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后与原书悄

然分离。

经过如此这般的反复操作，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就被我们分成了好多本薄薄的“小册子”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这些“小册子”便在我们之间静悄悄地流转，就像当下观看电视连续剧似的，一册册地往下看。当然，我也郑重地要求他们一定不能损坏书籍，免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，他们自然是拍着胸脯作了保证。

我们仨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似的，在看完自己手中的那部分“小册子”之后，就迅速将“小册子”转给尚未看过的另外一个同学。他们亦信守诺言，不仅看得快，也对这部“散装”的长篇小说非常爱惜。

时间不长，所有“小册子”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就按既定计划，特地去借来长长的针，将那些分离的“小册子”用线细心地连接到一起。在打好结后，又涂上胶水使之更为牢固。最后一道步骤倒最为简单，只要在封面中间涂上胶水，让其与书脊处粘住即可。在忐忑不安中，终于等到胶水干透，我用手摸摸书籍，感觉毫无异样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“天衣无缝啊，真是绝啦！”果然，这本书按程序登记完还书之后，就被放回到了书架上。

我此后读过很多书籍，但以这种“拆书看”的方式与同学一起看完一部长篇小说，却是独一份的经历。

□ 阮国辉

顾申予老师是我在金山县山阳中学读书

时的语文老师。她常戴一副无框眼镜，镜片一尘不染，镜片后衬着一双满含智慧的眼睛；短发虽稀薄却干净，偶有微烫弧度；肤色白净，常穿枣红色衣裳，个子高却瘦得似纸片——我总忍不住想，若刮大风，她会不会被吹起来？她与她的先生刘永年老师都来自上海市区，一口老派上海话流利动听，听她上语文课，总觉得格外有劲儿。

我最爱上顾老师的课文讲解课。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、写作背景，文章的批判讽刺与赞美讴歌，作者情感的抒发，经她深入浅出的讲解，我慢慢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。那时我写作文常感吃力，但即便如此，仍有五篇文章被她在课堂朗读，这给了我莫大鼓舞，也让我养成了勤思考、细观察的习惯，至今仍保持着用文字记录身边事的习惯。

课堂之外，顾老师还经常带我们领略古诗词之美。她和刘老师从唐诗宋词里精选30首，用油印制成小册子让我们背诵，每首都细致讲解。比如讲解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时，她会先提问“故人”指什么，待大家议论后再给出答案。

顾老师体质较弱，曾晕倒在课堂上。她的人生也过得颇为不易：20世纪60年代起，她和刘老师来到偏远的山阳中学教语文，最初甚至要去更偏远的七一大队授课，远郊农村没有煤气、抽水马桶，只有泥泞路与烦人的蚊蝇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3年学校高中撤销，他们才调去朱泾中学。若将小镇教育比作一本书，顾老师和其他市区来的老师，便是书中最亮丽的插页，融入小镇历史，恰似黑白水墨画里的亮色。顾老师用一支粉笔、近三十载光阴，在学子青春里播下的种子，如今已亭亭如树。我有幸见证这一切，难忘这份平凡中的感动。

上次到市区拜访顾老师，晚年的她腰板依旧挺拔，也无“三高”，说话声仍如当年。祝愿顾老师与刘老师健康长寿！

忆当年

记我的语文老师

闲时光

快乐之旅

□ 孟燕芬

今年盛夏，我报名参加了一次无锡一日游活动。那天清晨，当我到达集合地点时，30多位老年游客基本都已在大巴车上就座了。发车后，导游介绍说这次旅游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1/4，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4位。然后，她又补充说会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别照顾和关怀，这让“70后”的我心头涌上了一股暖流。

在导游的带动下，大巴车上一路欢声笑语，不知不觉地就抵达了惠山古镇。下车后，天气炎热，我戴着草帽和墨镜，撑着太阳伞东张西望。同车的几位女士在黑瓦白墙的建筑前拍照，她们摆着各种姿势，动作自然整齐又好看，我便凑上前去欣赏。不料想其中一位女士热情地用上海话对我说：“阿姐，你的红衣服很好看，和我们一起合影吧！”我开始有些迟疑，但抵挡不住她们热情，就加入了进去。她们耐心地教我做出各种拍照的造型：搭肩、单腿站立、比心，呆板的我硬着头皮居然都学会了，大家一起拍了好几张合照。看着手机里的一张张“老天真”的照片，我们哈哈大笑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。

我们一边漫步一边拍照，发现同车其他游客也融入了惠山亮丽的景致中。平时就喜欢跳舞的“舞蹈家”，此刻正在《二泉映月》优美的琴声中在街道上表演扇子舞，身旁是几位表演“走秀”的“模特”。另一处，一位优雅的女士在荷花池边踱步，身姿仿佛仙女一般美丽。还有一位合唱团的伙伴从范文正公祠走出，精神抖擞。

午餐时，忽然听到隔壁一阵喧哗，原来同车一位美丽的女士恰逢今天生日。她头戴生日皇冠，满脸幸福地等候朋友拍照。我们全体人员为她唱起生

日快乐歌，她激动地切开了蛋糕，亲自分给大家品尝。她高兴极了，即兴用葫芦丝吹起了《赛江南》，悠扬的旋律引得大家齐声叫好。

下午的行程是爬惠山，大部分人都上山了。看着高耸的山峰，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大了，我和小部分人在山下休息。留下的伙伴里，有一位穿着花衬衫、脚蹬摩登皮鞋、身姿挺拔的“老克勒”，交谈中才知道他已经86岁，我们都大吃一惊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会跳舞吗？”他点点头。于是大家热情地请他表演。在山间小道的林荫丛中，在手机乐曲的伴奏下，他彬彬有礼地邀请一位女士共舞，两人动作和谐、姿态优美，引来掌声一片。

随着大部队爬山归来，我们坐上了返沪大巴。这次无锡之旅让我看到了同龄老年人的精彩生活，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。朋友们，有缘再相聚！



暮秋（水彩画）
徐宜超 作

真情生活

□ 殷学亮

母亲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大姨在路上脚滑摔了一跤骨折了，已经从医院出院回家，让我抽时间买点补养品去看看。大姨是我母亲的亲姐姐，一个人在市中心租住一套一百平方米的高层新楼房，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。89岁的老人精神抖擞，腰板挺直，穿戴整齐，满头浓密黑白相间的头发，交谈中耳聪目明，反应灵敏。

大姨每次见到晚辈特别高兴，这次非要让我吃完饭再走。她边聊天边给我准备了一个凉菜、一个荤菜、一个蔬炒，一杯红酒，主食是饺子。大姨的丈夫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军官，从我记事起，大姨好像除了上班，就是在医院照

顾生病的丈夫。后来姨父因病去世了，大姨唯一的儿子就从姥姥家回到了她身边。后来，大姨的儿子要结婚，她提前来到我家，悄悄把我父母叫到一旁，小声说她又成家了。这次她是和再婚的对象一起来的，没有让他直接进我家，征求我父母认不认这门亲？如果认就让进来，不认就让他回去。当时县城对再婚还是比较有看法的，我不记得大人们是怎么商量的，反正再婚的姨父进了我家。

再婚的姨父是一家效益不错的省企后勤管理干部，为人和善，每次我去都是客客气气，和我聊工作和社会上的一些事情。每次亲戚家婚丧嫁娶，他都会和大姨一起参加，亲戚们也都接纳了他，没有对二婚的偏见。后来姨

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手术后腰上挂个塑料尿袋，必须有人伺候。几年下来，我母亲和三姨都有怨言，心疼自己的老姐姐，也担心将来的财产问题。有一次，我去大姨家，大姨和我说：“你姨父现在不能自理了，处处需要人伺候，把大姨累得厉害。但是这个人是大姨的精神依靠和心理寄托，有这个人，每天忙忙碌碌心里踏实，有安全感，过得不孤单，没有这个人，不知道日子怎么过？”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们的夫妻情深，老伴难舍。

大姨不是一个强势女人，她和姨父的子女从来没有公开发生过冲突。姨父去世后，我又去看过大姨，安慰她想开点，她反倒来安慰我，让我不要担心。大姨的再婚生活让我觉得过日子需要真情，生活并不像网上一些人说的再婚没有感情，就是算计，二婚也有真情在。